

元史论丛

第五辑

中国元史研究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元史论丛

第五辑

中国元史研究会编

本辑主编 蔡美彪

副主编 陈高华 周清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北京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陈宝良
责任校对：徐培英
封面设计：式 一
版式设计：张汉林

元 史 论 丛

第五辑

中国元史研究会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100720 电话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鼓楼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6开本 21.25印张 425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册

ISBN 7-5004-1164-2/K·172 定价：14.80元

目 录

阿儿思兰汗家族事迹杂考	杨志玖 (1)
关于孟速思家族供养图	北村 高 (9)
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	刘迎胜 (13)
元朝前期的宣抚司与宣慰司	史卫民 (50)
论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立	沈卫荣 (76)
宋末元初蜀士流寓东南问题探讨	陈世松 史乐民 (97)
元代晋王封藩问题探讨	李治安 (112)
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	黄时鉴 (131)
元代经筵述论	张 帆 (136)
元代的地方官学	陈高华 (160)
赵复小考	周良霄 (190)
许衡与传统文化在元代的命运	白 钢 (199)
南戏《错立身》之时代与北曲之南传	蔡美彪 (218)
金元糠禅述略	温玉成 (231)
《心史》真伪辨	杨 讷 (235)
王恽《开平纪行》疏证稿	贾敬颜 (243)
“狼生”传说与早期蒙古部族的构成	姚大力 (257)
说元代的收继婚	杨 毅 (273)
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政治活动	韩志远 (282)
郝经“失致治之机”辨	姚景安 (295)
元代人民起义与民间歌谣	卢心铭 (313)
山东淄博刘家营村蒙古斡罗那歹氏刻石	郭济生 (327)

Contents

A Study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Family of Arslan Khan.....	Yang Zhijiu
A Study on the Worship Painting of the Family of Meng Susi.....	Kitamura Takashi
The War and Peace between the Yuan and Chaghatai Khanate during the Huang Qing and Zhi Zhi Period	Liu Yingsheng
The Xuan Fu Si(Pacification Commission) and Xuan Wei Si(Pacification Bureau)of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Yuan Dynasty	Shi Weim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13 Myriarchs in the Region of Dbus Gtsan	Shen Weirong
On the Migration of the Centries of Si Chuan in Southeast China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from the Song to the Yuan.....	Chen Shisong & Paul J. Smith
On the Feud of Prince Jin.....	Li Zhian
The Duality of the System of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in the Yuan Dynasty	Huang Shijian
A Study on the Royal Classic Lecture in the Yuan Period	Zhang Fan
Regional Offic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Chen Gaohua
A Primary Study on Zhao Fu	Zhou Liangxiao
The Fate of Xu Heng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Yuan Period.....	Bai Gang
The Date of the Southern Opera“Cuo Li Shen” and the Spread of the Northern Opera to South China.....	Cai Meibiao
On the Sect of Kang Chan during the Jin and the Yuan Period.....	Wen Yucheng
Is “Xin Shi” a Reliable Original Source?	Yang Na

A Study on Wang Yun's "Kai Ping Ji Xing"	Jia Jingyan
The Legend of the Wolf Ancestor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arly Mongolian Tribes	Yao Dali
On the Marriage of Overriding Generation	
in the Yuan Period	Yang Yi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Yuan Haowen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Jin and the Yuan	Han Zhiyuan
On the Opinion of Hao Jing's "Loss of Chance	
of Achieving Order"	Yao Jingan
The People's Rebellion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Folk Rhyme	Lu Xinming
The Inscription of Oronatai's Family in	
Liu Jia Ying Village of Zibo City of Shandong	Guo Jisheng

阿儿思兰汗家族事迹杂考

杨志玖

成吉思汗即位的第六年(公元1211年),西域哈刺鲁部主阿儿思兰汗归附蒙古,见成吉思汗于怯绿连河,成吉思汗以其不战而降,妻之以女。此事中国、波斯史书都有记载。中国记载首先见于《元朝秘史》235节,其总译说:

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即哈刺鲁——引者),其主阿儿思兰汗即投降了,来拜见太祖。太祖以女子赐他。

西方记载则以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言之较详。他说:

在成吉思汗时代,哈刺鲁人的君长名为阿儿思兰汗(arslān-khān)。当成吉思汗派遣八鲁剌思部人忽必来(qūbila(i))那颜去那里时,阿儿思兰便归顺了,并出现了忽必来。成吉思汗将(自己)氏族中的一个姑娘给了他,并降旨称他为阿儿思兰——撒儿塔黑台,即大食人阿儿思兰,并说道:“怎能称他为阿儿思兰汗呢!”^①

撒儿塔黑台(Sartaqtai)的字根Sart,是从梵文Sarthayāha(商人、商队)经波斯文Sartva传到突厥语演变而成的。中亚游牧民用于称呼定居民,蒙古时代以之称呼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民族,汉语译为回回。蒙古人很早就和中亚的回回人接触,《元朝秘史》182节记有回回商人阿三(哈散),是在成吉思称帝前投奔成吉思的,回回的蒙古语即称为撒儿塔黑台,其意为回回的或回回人。称阿儿思兰为阿儿思兰——撒儿塔黑台,即回回人阿儿思兰。成吉思汗这样称呼他,意思是,叫他为回回人就行了,何必称他为汗,也就是把他称汗的资格取消了。

^① 《史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247页。

《史集》著者又说，撒儿塔黑台即大食人，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里的“大食”，俄文译本作Тазик，有时作Таджик，拉丁字母转写为Tāzik或Tajik，汉译为大食是对的。但是，大食是唐代对阿拉伯人的称呼，而阿儿思兰汗是突厥语族的哈刺鲁人，怎能称他为阿拉伯人呢？原来，大食这个词义也像撒尔特(Sart)一样，经历了一番演变。最初是波斯人用以称呼阿拉伯人^①；在波斯人被阿拉伯征服并改信伊斯兰教以后，波斯人也变成了大食人；阿拉伯征服中亚地区后，在该地区的波斯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也被称为大食人，这个名称已由一个民族名变为一个文化名称了^②。在《史集》中，拉施特多次称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建立的花剌子模王朝为大食，如说“成吉思汗出征大食地区”，而在《元朝秘史》中，这个国家则被称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即回回国，而称其人为“撒儿塔黑台”，即回回人。这就是拉施特使用撒儿塔黑台和大食作为同义词的由来。这里的大食(Tāzik)，似乎译为塔吉克更为恰当。如所周知，在近现代，塔吉克已经作为操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的独立民族而存在，而不应该把它看成古代大食(阿拉伯)的苗裔了。

顺便提一下，《元史》卷190《儒学传》说：“瞻思，其先大食人”；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赵国公谥忠靖马合马沙碑》说：“也黑迭儿，唐为大食国人。”一般多认为他们是阿拉伯人。我怀疑这里的大食和拉施特书中提到的大食一样，只是元代回回人的另一种名称，不一定是阿拉伯人，而可能是中亚的波斯人甚至突厥人，和阿儿思兰汗之称为大食人一样。

哈刺鲁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族之一。在元代，他们理应称为回回人。但是，一来他们的民族只用本名而不称回回；二来他们个人的名字，除少数家族外，多用突厥名或蒙古名，看不出他们的回回特点；三来在史书上称他们为回回人的事例很少，因此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组成元代回族的重要成分。拉施特的这一记载，为哈刺鲁人之为回回人这一事实添了一件重要的佐证。

二

据波斯史家志费尼说，阿儿思兰汗的统治地区在海押立^③，即今苏联中亚巴尔喀什湖东面的科帕耳(Kopal)以西附近之地。此点在黄溍的《黄金华文集》卷43《太傅文安忠宪王

① 一般认为，阿拉伯有泰伊(Tayyi)部，因距波斯较近，波斯人即以Tayyi称阿拉伯人。Tayyi在中世波斯语(帕莱威Pahlavi语)读作Tačik，近代波斯语称Tāzi。唐代以波斯语称阿拉伯，故称大食(da-dzjek)。参看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汉译本上册402页注③。《伊斯兰百科全书》598—599页。

② 参看巴托尔德(Barthold)《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汉译本41、133页及同人之《中亚史四讲》英译本第一册15、63—64页。

③ 《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上册，86页。

家传》中得到印证。该文说：

王诤柏铁木尔，其先出于西域哈儿鲁氏，世居海牙里。高祖诤塔不台，当太祖皇帝龙兴之初，首率其族属从本部主阿尔思兰可汗来觐于斡难、怯鲁怜之地。

哈儿鲁即哈刺鲁，海牙里即海押立，斡难即蒙古的斡难河，怯鲁怜即怯绿连河。据《圣武亲征录》及《元史·太祖纪》，太祖六年辛未春，“帝居怯绿连河，西域哈刺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与《家传》所记相合。

阿儿思兰汗之归附成吉思汗，并不仅是慑于蒙古的武力，而是由于内部情势的需要。哈刺鲁人是组成喀喇汗王朝的重要的一部，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喀喇汗王朝变成了西辽的附庸，哈刺鲁人也为西辽王朝所统治。西辽后期对附庸国内政的干预、征索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对西辽的统治更加不满和敌视。据志费尼说，西辽的菊儿汗（君主尊号）命令在海押立的阿儿思兰汗帮他讨伐忽炭（今新疆和田）的算端（首领，王），其目的是要把阿儿思兰汗置诸死地。阿儿思兰汗听从旁人的劝告，服毒自尽，以此来保住他的汗位传给他的儿子（仍称阿儿思兰汗——引者）。菊儿汗派一名沙黑纳（监护官）监护继立的阿儿思兰汗。志费尼接着说：“事情如此下去，直到成吉思汗的威名及其兴起的消息传遍四方。故此，因菊儿汗的监护官对百姓越发专横暴虐，他被阿儿思兰汗的儿子所斩。后者接着投奔成吉思汗的宫廷，在那里蒙受恩渥。”^①这足以弥补中国记载的简略。

但中国记载也有能够补充西方史籍的地方。前引《黄金华文集》，已知随同阿儿思兰汗来归附成吉思汗的有柏铁木尔的祖先，同集卷24又有《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碑》，记述哈刺鲁人答失蛮家族的事迹，其中有关阿儿思兰的一段说：

公诤答失蛮，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鲁氏。曾祖马马，赠集贤学士……初，集贤公在西域，为其国之近臣，素倜傥有大志。知天命之有归，当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岁在辛未，奉其国主阿尔思兰来觐于龙居河。

龙居河即怯绿连河之古名。据此文，阿儿思兰之归附似与马马之劝说有关。此事无佐证，但亦不无可能。这说明，阿儿思兰不是只身来归，而是带着一大批首领来的。

①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86—87页。

三

阿儿思兰汗归附成吉思汗以后的事迹,不像前文所引《黄金华文集》记载的那两家哈刺鲁家族一样,汉文方面几乎无迹可寻,只有在伊斯兰著作家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志费尼说,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抵达海押立地时,该地诸王中有阿儿思兰汗率师从那里出发”^①。阿富汗作家朱兹札尼在其《纳昔儿表册》中记载,成吉思汗攻下撒麻耳干后,派遣军队分道追击花刺子模算端摩诃末及进军忽罗珊地区。此时“海押立的木速鲁蛮(回回)人阿儿思兰汗有六千骑兵,都是木速鲁蛮和阿札米(波斯)人。他同脱剌扯儿必带领的蒙古军队被派往攻击吐火罗的瓦汉城堡,围攻八月后攻下该堡。”其后又进攻卡代思的费瓦尔堡,包围该堡十月后始攻下之^②。朱兹札尼生于公元1193年,其书完成于1260年,他曾参加防御蒙古军队的斗争,他的记载是可靠的。从他的记载中可知,阿儿思兰汗及其所统的哈刺鲁军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阿儿思兰在朝见成吉思汗表示归顺后,仍回其原领地,不像《黄金华文集》所举的那两家之留在蒙古,以后在元朝做官;阿儿思兰汗在蒙古西征之役中也出过力。此后的下落则不清楚。《元史·顺帝纪》中称他为“郡王”,可能是元朝建立后追封的。郡王,元代品级为从一品,不算很高,这倒和《史集》所说成吉思汗不让他称汗的话前后照应。这比起畏兀儿国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投归成吉思汗后仍为畏兀儿的亦都护并封为高昌王的待遇颇有逊色。元世祖曾对高丽国王王禕说:“汝内附在后,故班诸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即畏兀儿国主——引者)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即阿儿思兰——引者)后附,故班其下”^③。这可能是只封他为郡王的原因。

从阿儿思兰娶蒙古女起,他的子孙也是历代尚公主。《元史》卷109《诸公主表》载:“脱烈公主,适阿尔思兰子也先不花驸马;八八公主,适也先不花子忽纳答儿驸马;□公主,适忽纳答儿子刺海涯里那驸马。”可惜这些公主是谁的女儿以及这三位驸马的事迹,《元史》中未见记载。志费尼说,在他写书的时候(自公元1252至1260年),“阿儿思兰汗的一子如今尚存,蒙哥可汗把訛迹邳赠给他为封邑,而因他们欠他父亲的情,所以蒙哥可汗很敬重他”^④。这个儿子是不是尚脱烈公主的也先不花,还不能十分确定,除非阿儿思兰只此一子。

①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96页。

② Juszani, *Tabakāt-i-Nāsiri*, Raverty英译本1004、1023—6、1054—5页。脱剌·扯儿必,英译作Tulān the Juzbi。脱剌,见《元朝秘史》202节(译音蒙古),亦作脱仑扯儿必(同上191节);《亲征录》作脱剌朶朶儿必。扯儿必,官名,《至元谭语》作“闐里必”,释为“宰相”。朱兹札尼说, Jazbi义为哈只卜(hajib)(该书979页),英译者在该字下释为Chamberlain(皇室管家、侍从)。Jazbi中之Z应作r,因阿拉伯字母J(r),与j(z)只一点之差致误。

③ 《元史》卷七,《世祖纪》,至元七年二月条。

④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88页。

讹迹邨(uzkend)在中亚锡尔河畔,由此可见,阿儿思兰及其子一直住在海押立地方未动。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使他们祖孙四代的事迹不显于汉文记载吧。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4《氏族表》根据《元史·诸公主表》,排出了阿儿思兰汗的四代世系,这是一件很容易做的工作。但屠氏说“阿儿思兰罕尚成吉思汗女脱烈公主”,则甚可疑。阿儿思兰汗所娶蒙古女是否成吉思汗之女,诸书记载不一,也不明确。《元朝秘史》只说“以女子赐他”,此译与原文一致。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吉思汗之女,但亦可作别解。蒙古策·达木丁苏隆编译的《蒙古秘史》译为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给了他”,并引用晚期编写的《黄金史》,称其女儿名阿勒合别乞^①。这讲得最肯定。志费尼则说,阿儿思兰汗“和一个皇女成亲”^②,这可以理解为皇帝之女,但也可理解为皇家之女,不一定为成吉思汗的亲生女。拉施特说,“成吉思汗将〔自己〕氏族中的一个姑娘给了他”,就不一定是自己的女儿了。鉴于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也立安敦公主嫁给畏兀儿主巴尔术阿儿忒的斤,则把女儿嫁给阿儿思兰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个女儿是否叫阿勒合,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女儿名阿剌合别乞或阿剌海别吉,与阿勒合别乞音近,可能是一人,但此女嫁的是汪古部的贵族孛要合^③。在已知的成吉思汗的女儿名单中,尚无脱烈其人。

至于屠寄说阿儿思兰汗所娶公主名脱烈,我认为不对。他在卷151《诸公主表》中,引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卷10、391页注中之说,谓脱烈先适阿儿思兰,后适阿儿思兰前妻子也先不花,但那珂氏并未举出任何根据,很难令人相信。屠氏还据《元史·诸公主表》中之“阿昔伦公主,适阿脱驸马;捌只蛮公主,适阿脱弟忽都虎驸马。”硬把这两位驸马拉入阿儿思兰汗家族中,作为他的第五代,而没有举出理由和根据,不能不令人怀疑。

阿儿思兰汗这几位后代虽然未曾扬名显声,但他有个几代孙女,却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生母,很值得一提。

《元史》卷38《顺帝纪》说:

顺帝名妥欢贴睦尔,明宗之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初,太祖取西北诸国,阿儿厮兰率其众来降,乃封为郡王,俾领其部族。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

① 《蒙古秘史》谢再善汉译本,231页。

②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88页。英译本77页作royal maiden,即皇女或皇家之女。

③ 《元朝秘史》239节作阿剌合别乞,《元史·诸公主表》及《元史》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皆作阿剌海别吉。《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88页称阿剌海为成吉思第三女。

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迈来迪所生的顺帝，是否明宗的儿子，在元末明初，却成为一桩悬案，也是当时政坛上的一件“新闻”。

元末明初人葛枢所著《庚申外史》有一段说：

国初收江南归附，时瀛国公（指南宋恭帝赵昀——引者）幼君也，人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嬉游至其寺，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公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瀛国公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

这段记载神秘意味很重，未足凭信。但其中提到的“回回女子”，正是元顺帝的生母哈刺鲁氏迈来迪。这说明，至迟在元朝末期，哈刺鲁人已被认为回回人。这又为哈刺鲁人即是回回人的说法添一例证。

这段记载虽非实录，却并不是凭空捏造，它是元代宫廷斗争的一件产物。明宗是武宗的长子，武宗由他弟弟仁宗在成宗死后发动宫廷政变夺取帝位，因立仁宗为皇太子，并约定武宗死后由仁宗嗣位，仁宗死后，再传位于明宗。但仁宗即位后违约，立其子英宗为皇太子而封明宗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明宗在武宗旧臣的拥护下，未去云南而西行至金山（新疆阿尔泰山）一带驻屯。泰定帝死后，大都统兵官燕铁木儿迎立明宗之弟怀王入京即位，是为文宗。文宗即位后声称，将让位于其兄明宗，并派人到西北迎接。但在途中兄弟二人会面时，明宗却“暴崩”了，实际上是遭到文宗的毒害。文宗先把明宗子顺帝流放到高丽，其后又迁到广西静江（今桂林），并下诏说，明宗在朔漠时，曾说顺帝不是他的儿子。顺帝即位后，为此撤去了文宗的庙主，把文宗的皇后和儿子放逐在外以为报复。

《庚申外史》的故事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既然文宗下诏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他的亲生父亲又是谁呢？瀛国公赵昀是南宋的亡国之君，国亡后被解往大都，后又出家到西藏为僧，英宗时被处死。汉人，特别是南宋遗民对他是同情的，于是编此故事，用意是说，南宋虽亡，但元顺帝却是赵宋的后代。这一故事不只见于《庚申外史》，还在其他江南人的著作中流传着，而且当作信史来看。此后关于此事的议论和考据也不少，本文无需多说^①。不管顺帝的父亲是谁，他的生母是哈刺鲁人，也就是回回人，这是肯定无疑的了。

^① 参看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3期。

关于迈来迪,史籍记载甚少。《元史·后妃传》说她“生顺帝而崩”,英年早逝,因而事迹不传。这就是文宗能够散布前述“政治谣言”的原因,因为只有她才能确定顺帝是否明宗之子,现在则死无对证。《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的《后妃传》都为她补一简传。《蒙兀儿史记》说,她的祖父叫阿里术兀,父亲叫帖木迭儿,明宗北上时,孑身无眷属,行经海押立之地,“帖木迭儿请以可敦(即迈来迪)侍巾节,明宗纳之。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妥欢帖睦尔,寻薨。”明宗在今新疆西北一带住十余年,和哈刺鲁部住地接壤,同他们部族的妇女结婚是很自然的。关于迈来迪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也是有根据的。

《黄金华文集》卷七有《也里术兀追封云安王制》和《帖木迭儿追封威宁王制》以及追封他们各自的夫人的制书。他们是丰国公(未具名——引者)的祖父母和父母。制文虽多空泛溢美之辞,但也可以看出这些人和元顺帝的关系来。如追封也列里术兀妻丑哥的制文中说:“朕诞膺丕绪,兴怀母后之家”;追封帖木迭儿的制文中说:“外王父之尊,庸推恩而锡爵……受天之庆,嫔宗祀于官中;生朕之躬,建母仪于天下”;追封帖木迭儿妻伯亦忒迷失的制文中说:“后妃之德,常推本于母家”。这些都说明,元顺帝是帖木迭儿及其妻所生女儿的儿子,帖木迭儿是顺帝的“外王父”即外祖父。屠寄补迈来迪传的材料,当即据此而来。但把祖父改名阿里术兀则是误改,在其《氏族表》中,则按文集原名未动。

也列里术兀和帖木迭儿这两个人的名字和事迹,不见于《元史》。据制书,他们是丰国公的祖父和父亲,制书是为丰国公颁发的,但丰国公本人的名字却未出现。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据黄滔《康里氏先塋碑》(《黄金华文集》卷28)载,康里脱脱之婿有“集贤大学士兼内史丰国公怯烈该”,认为即制书上的怯烈该,这是对的。《元史》卷35《文宗纪》,至顺二年八月(1331)丙辰“封内史怯烈该为丰国公”可以为证。可惜关于他的记载,《元史》只此一见。他就是元顺帝的母舅,无怪顺帝要追封他的祖父和父亲为王了。

这里有个问题:也列里术兀——帖木迭儿——怯烈该和迈来迪这一家族同阿儿思兰汗是什么关系呢?前面我们已据《元史·诸公主表》列出了阿儿思兰家族的四代世系,这两个世系是什么关系,历史上没有交代。《元史·顺帝纪》说迈来迪是阿儿思兰的裔孙,肯定了他们的亲属关系。可注意的一点是,自阿儿思兰以下,这两个世系都传到三代,因此,迈来迪应是阿儿思兰的四代孙。也列里术兀和也先不花驸马应是兄弟辈,大概不是阿儿思兰的长子,或系庶出,因而未尚公主,其名不显吧。这是推测,尚待史料的确证。

迈来迪还有个兄弟叫“老的沙”,此人虽在《元史》中无专传,其事迹却散见于《元史·顺帝纪》及元末诸人列传中。《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称:“老的沙者,帝母舅。”卷204《朴不花传》亦称:“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为雍王。”老的沙初官太子詹事,不久即擢升御史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时太监朴不花与右丞相搠思监内外勾结,败坏朝政,至正二十三年,被人弹劾。皇太子庇护二人,老的沙坚持治二人罪,皇太子恶之,皇后奇氏又进谗言,搠思监诬以图谋不轨,老的沙被迫逃亡大同将官孛罗帖木儿军中。次年,孛罗帖木儿

举兵入京，杀朴、搠二人，老的沙复中书平章位。至正二十五年，李罗帖木儿被杀，老的沙亦死之。《新元史》、《蒙兀儿史记》俱为老的沙补传，其基本资料仍不出《元史》所载。《蒙兀儿史记》说：“老的沙性刚正，自以为国肺附（近亲——引者），目击四方多故，朝政日非，心窃忧之。既长都台，毅然以整饬纲纪自任。”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但在元朝大厦将倾的情势下，他不但整饬不了，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以保全，这个哈刺鲁的显要人物，终于以悲剧结束了他的一生。

※ ※ ※ ※

哈刺鲁人早在唐代就以葛逻禄之名见于中国史籍，她和唐政府保持着受封和朝贡关系。由于居处遥远，中间又隔着突厥和回纥，她和唐朝的关系不像前两个民族和唐朝的密切。蒙古兴起后，以阿儿思兰汗的归附为契机，大批的哈刺鲁人源源进入中原，其后更流入江南，出了一些军人、政治家和文人学士，增添了元代回回人的民族成分。陈高华同志的《元代的哈刺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1期）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随同阿儿思兰汗归附蒙古的“马马——答失蛮”和“塔不台——曲枢”两大家族的历史，也有文章论及^①。但对作为哈刺鲁部族首脑的阿儿思兰汗及其家族的事迹则尚未被注意和探索，这不能不是个缺陷。本文之作，即试图弥补这一空隙。但限于资料和个人识见，只勾划了一个轮廓，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蒙元史及民族史学者的指正和补充。

^① 见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五，〈答失蛮〉，拙著《元代的几个答失蛮》（《元史三论》219—223页），及《元史曲枢传补正》，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1期。

关于孟速思家族供养图

北村 高

我要谈的是关于德国柏林市印度美术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所藏的吐鲁番地方出土的几件文书。我暂时把那些文书叫做“孟速思家族供养图”(以下只叫“供养图”)共十片,是1905年到1907年间德国第三次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

最初注意到这幅“供养图”的是德国Annemarie von Gabain教授。1976年,她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中国的维吾尔人版刻资料》^①及几幅照片。她发现“供养图”上画的47个人像。把图上的汉字译成维吾尔语或是蒙古语后,她试图解释这些人名。

其后,德国Herbert Franke教授写了《在吐鲁番发现的一家留居中原的维吾尔人的版刻资料》^②。他不仅对Gabain教授的解释给以订正,并且用《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③(程钜夫《雪楼集》所收,以下只叫《述德碑》)和《武都忠简王神道碑》(以下只叫《神道碑》)等汉文资料做了比较^④。我现在是据两位硕儒的研究,谈几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供养图”原来是怎样的。这幅图原长30.5公分、宽65公分^⑤。Franke教授说“供养图”上画的人像可能多于四十七人。不过复原之后,在图右边有痕迹,上、下边和左边都有边线,所以这幅图画的人像还只是四十七人。“供养图”原来是几卷典籍扉页图的集合。在《供养图》右边的可以认为是《释迦说法图》。片断TM 4633b上写的汉字是“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卷”。《阿毗达磨俱舍释论》有陈朝真谛所翻译的三十二卷本^⑥。若是孟速思一族译愿翻印那本书,当时一定还有很多“供养图”流传。

① Annemarie von Gabain, "Ein Chinesische-Uigurischer Blockdruck," Tractata Altaica (Festschrift Sinor) Wiesbaden, 1976, 203—210.

② Herbert Franke, "A Sino-Uighur Family Portrait: Note on a Woodcut from Turfan," The Canada-Mongolia Review, vol. IV-1, Saskatchewan, Canada, 1978, 33—40.

③ 程钜夫,《雪楼集》卷六。

④ 程钜夫,《雪楼集》卷七。

⑤ 因为《供养图》不是完整的,其长不明。

⑥ 庆吉祥等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九著录,《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世亲造,陈天竺三藏真谛译。

第二是“供养图”的构成问题。第四栏上有“丞相孟速思”、“长男脱因”等文字。和“述德碑”所说的合起来，第四栏上画的可能是孟速思和他儿子们^①。第二栏上写的是“母阿那怙林”、“妻胡都合乎”^②、“妻八散竹”、“妻曲怙伦”等文字。“述德碑”上有他的母亲别古忽都花，妻八撒术和怯牒伦等文字。所以第二栏上画的一定是孟速思母亲和妻子，或是跟他有关的女人们。第三栏上有“父阿答答朵”的文字和居士人像。通过第二、四栏的构成，我们可以认为，第三栏孟速思父亲后边的大概是孟速思弟兄们。最后，第一栏有个特色，那就是打失奴及旭列不花的人像，一共有十个人，他们都穿着僧衣，我想第一栏上画的是孟速思祖父或是伯父和叔父。

第三是“供养图”的作者问题。“供养图”上写的文字，如“母阿那怙林”、“妻胡都合乎”、“妻八散竹”、“妻曲怙伦”、“父阿答答朵”、“长男脱因”，都表示了跟孟速思的关系。所以我想，孟速思以前有个目的，翻印《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但发生了一个疑义。孟速思并没有就过丞相职。《元史》卷124、《述德碑》和《神道碑》中没有那样的记述^③。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有“丞相孟速思”的记述^④。那是宪宗六年（1256）在上都开的佛道两教讨论会上的记录。孟速思谢绝了丞相职^⑤。为什么有这样的记录呢？《神道碑》上有孟速思两度谢绝了丞相职的记述。所以我想，他周围的人认为他是和丞相一样的^⑥高官。

第四個问题是“供养图”的制作年代。孟速思的卒年是1267年。第四栏上署名的孟速思的儿子共九人^⑦。但实际上他有十一个儿子。所以，我认为，“供养图”制作年代是第九子诞生之后、第十子诞生之前，约在1260年到1267年之间^⑧。

第五是佛教给“供养图”的影响问题。第一栏上画着的人都穿着僧衣。特别是“阿那怙林”、“阿答答朵”、“孟速速”三人，他们都在行香。其余的人都合掌。“供养图”上的人都向右，就是《释迦说法图》的方向。那么，孟速思跟佛教的关系是怎样的？孟速思皈依佛教的资料到现在还没发现。但是《至元辨伪录》卷三有他作为证义者的记述。佛道两教争论时，证义者是审判员。所以我想他一定具有丰富的佛教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儿子的名字，

① 《元史》卷一二四《孟速思传》说：“子九人，多至大官”。《述德碑》说他一共有十一男四女。

② “妻胡都合乎”，但是《述德碑》中没有记述。大概是唐兀带或是火你赤的母亲。参看系图。

③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六五所收）是孟速思女婿廉希宪的传记。那个碑中说：“夫人伟吾氏、先朝贵臣孟苏速女也。”没有丞相的记述。

④ 祥迈撰《至元辨伪录》卷三说：“儒士窦汉卿、姚公茂等，丞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没鲁花赤、张仲谦等二百余人共为证义。”

⑤ 《元史》卷一二四《孟速思传》说：“（至元二年）诏与安童并拜丞相，固辞。”

⑥ 《神道碑》说：“再命为丞相，不拜。然内外主礼，咸视丞相。”《述德碑》说“（中统元年四月），立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奏以为丞相，不拜。”这是第一次辞退。

⑦ 第四栏上“八口不花”和“怙怙怙木儿”《述德碑》中没有这两个人的记述。《述德碑》中“小云赤”、“也迭列”、“叔丹”、“月古不花”四个人的名字，《供养图》中也没有。

⑧ 《神道碑》说阿失帖木儿的没年是至大二年（1309），享年61岁。如果《供养图》中的人只包括15岁以上的成人男子，那么此图是至元元年（1264）以前所绘制。

脱因、小云赤等，这些单词都是跟佛教有关的名词。我相信他是佛教信徒。

第六个问题是“供养图”的创作目的。Franke教授说，这幅“供养图”是在大都印刷之后搬运到吐鲁番的。为什么呢？为对故乡亲朋显示自己在首都活跃的雄姿，孟速思作了这幅“供养图”。

通过此图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元代维吾尔族社会的一端。

「供养图」复原人名表

打失奴	答思	帖敦不花	秃怯里	小云赤不花	笑因赤	亦底里不花	亦失不花	黑义	旭列不花	讹欢海迷石	黑思歹林	□鲁海	不眼的斤
母阿那怙林	爱无释主	妻胡都合乎	妻八散竹	妻曲怙伦	可里的斤	兀鲁海合乎	阿昔胡秃花	明里怯赤	胡都的斤	阿里合赤	阿歹	答合	
父阿答答朵	塔海改牙												
丞相蒙速速	长男脱因	怙迷儿不花	和你赤	唐古不花	买奴	阿昔怙木儿	黑歹不花	八□不花	怙列怙木儿				